

近来的东西。
那么，王静如小说究竟选
如何而厚之被编的作家和选家所编的
我在4月16日的初审意见是中选下了一致
：作者能在浮华的当代社会中保持一种
以比较纯朴的角度和眼光观察社会与感
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的人生哲学和
感。小说没有生硬的哲学，是
同，刻画细腻，人物心
思，
物描写细腻，
眼光敏锐

朱向前

Zhu Xiang qian
Selected Essay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朱向前◎著

文学理论批评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u Xiangqian
Selected Essay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朱向前◎著

朱向前 文学理论批评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朱向前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02-004286-4

I. 朱… II. 朱…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454 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

Zhu Xiang Qian Wen Xue Li Lun Pi Ping Xuan

朱向前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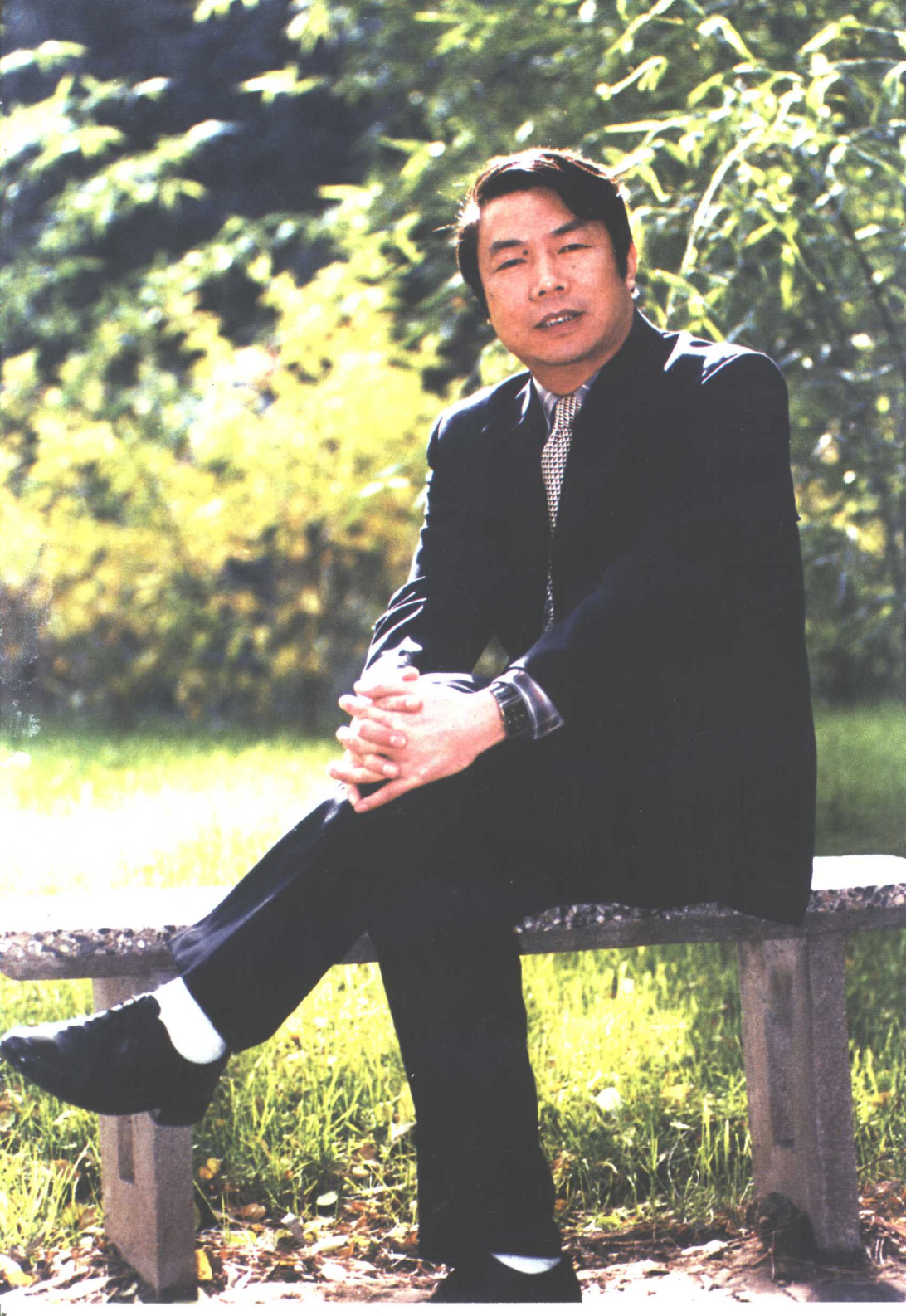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3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286-4/B·285

定价 36.00 元



见新笔迹，笔迹依旧，右腕依旧，新诗依旧，只是肩颈和
线条变了很紧。听歌期间，他经常坐在我左侧，右腕随
高仅一掌之遥。我在也记养也养破瓦素洁的同时倚
瞻韩君，只是他在与人交谈，一个报告人被他手到病除
来，明察会世与变刑，甚是生动有趣。一晚，叠心叠旧，
余期向土，无暇深谈。我在年与师间与新君相聚，
问及近况，他告我，同月来到，晚上晚至，定心，定诗，定意
一研，正为展展而出书，还准备着必诗朗诵台秀
余读卷会……他读长又一声：韩君不愧人时，现在只是
歇下来就犯困。夜色深时，我见他两眼眯成线，对
现地刻，不禁莞尔。我又想起了他的‘韩君不愧人时’说生
到‘韩君不愧人时’。因为那正是我认为他认真在做笔
章似的一件事情。因此我，在密与厚望。前五年的文章与
证——

‘对韩君新笔迹讲，如何再现250年前的历史画卷，
既是挑战性，更是诱惑力。所谓挑战性，指的是一方面说，
法——先睹为快。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再如
250年的岁月之川流不息，历史如烟，山崩石可寻，只剩
渴新而或编织模糊迷雾，韩君何说，幻梦如烟，如
何再现？再现什么？而诱惑力则来自那个大时代——韩君
战网风云际会，天下逐鹿，群雄并起，金戈铁马中智慧
碰撞，刀光剑影里人材竞秀，谈笑与多少豪杰上可经天
注的历史刷新！也许，还有至高无上的——即创作至高峰
之间的一种智慧与沟通——韩君诞生在中国音乐学院

初 心(代自序)

如果追溯我的“文学之初”，可以是一篇处女作的正式刊布，也可以是几行短诗的悄悄吟唱，或者是某次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高声朗读……甚至也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譬如对某部长篇小说的迷醉，对一擦一擦小人书的嗜好，或者是懵懵懂懂地为一位说书艺人所吸引，或者是被几十个乡野间的鬼怪故事搞得神神道道不敢独自在黑暗中小解，又或者是在某个夏夜的星空下，站在板凳上看一个“三脚班”的演出，在对剧中离奇的情节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又为女主角一个忧怨而明亮的眼神而不胜惆怅，联想绵绵，以至于曲终人散，蓦地被四周如潮的蛙声所唤醒，才恍恍然从梦境中走出……

文学的熏陶，艺术的浸染，大抵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文化”又可分为典籍文化或曰文字文化和非典籍文化或曰非文字文化两大类）的滋养。它无疑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启蒙或诱发，它是一个源头，也是一个本钱，它的丰厚与否，直接关涉到创作者日后文学前景、格局、气象和境界的大小与高下。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还有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也是至理名言。一次人生命运中的重大转换，一段情感历程中刻骨铭心的伤痛，都可能刺

激出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甚至成为他日后的代表作品的原始素材和第一推动力。不妨这么说,生活的积累和文化的修养,正是一个作家飞翔的双翼。倘若要对其“文学之初”进行沿坡讨源式的追寻,总是不免从这两个路向进入。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还不是这些,或主要不是这些。我想换一个角度,把它追溯到更早,追溯到幼稚年代那一颗鲜嫩的童心。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一颗初心也就是一颗善心,一颗爱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东西同样重要。它好比是一粒文学的种子,人生经历和文化学习不过是催生它的雨露阳光。只要它不被压抑、扭曲、窒息、坏死或者异化成别的什么,只要它在生长过程中时不时地受到来自人世间或自然界不经意的关爱、呵护和滋润,它就会顽强地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枝叶纷披的小树。

我的“文学之初”与“初心”有关,我在约二十年的文学长旅中踉踉跄跄前行至今与我的初心不改有关。

我是50年代的独生子。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孩没有兄弟姐妹是多么孤独啊。大概从两三岁开始,我就常常与《神笔马良》一类小人书互为伴侣,既孤单又孤僻,既清冷又内向。从记事起,似乎就很少见到父亲,他总是来去匆匆,不是出差就是下乡。而我母亲也染上了那个年代的工作狂热病,不仅白天上班,还常常在晚上加班加点到深夜,我不得不经常在她的办公桌上沉沉睡去。因为我不仅害怕孤单,还害怕黑暗,有两次我半夜醒来发现独自一人时所发出的嚎啕声震动了整个机关宿舍楼。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简直成了父母亲忘我工作时的累赘,他们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才好。惟一的办法是送进幼儿园。但是,此时我已孤独成癖,在幼儿园直至以后在小学期间,我基本上都是落落寡合,郁郁寡欢。那时候,我最大的渴盼就是放寒暑假,在假期中回到乡下老家去。对父母而

言,是暂时卸下了一个包袱,对我而言,却是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乐土。我的幼小脆弱的心灵,在那里所得到的情感的养分,也许比同时期的课堂和书本所加起来的还要多。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逐渐悟到,童少年时期故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永恒的精神和情感家园。

我的故乡位于赣西南丘陵地带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当中,开阔的袁河从村边蜿蜒东去。那里土肥水美,物产丰盛,四季分明。春天桃红梨白,柚子花略带苦涩的清香像雾一样弥漫,金黄的油菜花和绯红的紫云英错杂铺陈开令人眩目的南方的华丽。冬天呢,一场大雪过后,无边无际的银白色充塞于天地之间,又显示出北方的简朴与雄浑……正是在那里,我的天性才得以舒张,我的心灵才得到滋润,我的灵魂才开始与大自然有了最初的默契与沟通。故乡的我与学校的我简直是判若两人。

每次回故乡过年,我总是企盼着下雪。一般来说,早晨我是免不了要赖床的,但是只要随着大人“吱吱呀呀”地推开沉重的厅堂大门之后吆喝一声“落雪啰!”我便会风快地从温热的被窝里钻出来,三蹦两跳地窜进雪地里去,发疯般地笑着叫着,把小伙伴们都挑逗起来,或堆雪人,或打雪仗,甚至踩着高跷走向结着薄冰的池塘,听着“嘎啦嘎啦”的冰裂声而毫不退缩,一天下来不知疲倦,不知饥饿,不知寒冷……我的抗寒耐冻的习惯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以至于二十多年后——1984年来北京军艺文学系上学,首次在北方过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凛冽的寒风中无察觉,和臃肿如面包的行人形成滑稽的对照,遂引起同屋李荃的惊呼,“嗨,整个一个江南企鹅!”

夏日的故乡对我最大的诱惑,来自清凉而温柔的袁河以及河畔那一系列狭长的长满茸茸青草的沙洲。那儿是全村放牛牧鹅的最佳场所。每天在晨曦中通往沙洲的生动的人畜行列里,总有一队

雄壮的鹅群格外醒目。那是属于我的。看着它们昂首挺胸大摇大摆的模样,我也会生出几分主人公的满足感和责任感,努力走出大人一般的庄重步伐。但只要一到了沙洲上,我顽劣的本性即刻暴露。不是去草丛里捉蚂蚱,就是去鹅卵石下翻找鲜活灵巧的小螃蟹和精致圆润的团鱼蛋,或者讨要几根女孩细细的长发,耐心地匍匐在地上久久地吊着沙虫,待到日上三竿河水渐温,我又会光着屁股扑进袁河,踩水、“狗刨”、扎猛子,花样迭出,乐此不疲。我也许始终没有学会什么标准的泳姿,但我自信我的水性是一流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在水里泡得太久。傍晚时分,溽热渐消,暮色徐来,喧闹了一天的沙洲归于沉静。鹅们都自动地围拢到我的身边,不声不响地蹲伏着,用纯净善良的目光向我传递着它们的感激。这时候,我会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想起《骑鹅旅行记》;透过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遥望熔金般的落日在西山尖上悬浮不动,于四合的暮色中撕开一片灿烂,我又会想起《西游记》中所描写的种种仙境和天国……似乎平时读过和听过的故事与人物,突然之间都在这大自然中找到了对应,找到了化身,复活了,鲜亮了,生动起来了。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大很满。我头枕双手,躺在沙草上仰望云空,让无数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从心中放飞,在天空中像鸽群一样翱翔,许久许久,直到家人急切的呼唤一声声穿过暮霭飘忽而来……

晚上大人们燃起了驱赶蚊子的蓼草和艾叶,提着竹椅拿着蒲扇端着凉茶在厅前晒谷坪上打讲乘凉。我独自一人坐在厅堂的八仙饭桌上,就着一根灯芯草的古朴的麻油灯,摊开了一个黄皮小本,第一次开始了主动的写作——不是日记,也不是散文,更不是老师布置的作文,就是忍不住想随心所欲地记下一点什么。写的多是一些趣事和幻想,譬如公鹅和小狗的一次角斗,又譬如我和小伙伴们去西山落日处的一次探宝奇遇等等。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

了。但我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情境，伴着远处时有时无的蒲扇的拍打声，闻着一缕缕蓼草、艾叶的辛辣气味，瞥见厅门外倏忽而过的萤火虫的蓝光，我的脑子里真有点“文思如泉”的意思，许多色彩斑斓的辞汇扑通扑通往小本上掉。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吧，我开始学会了半通不通地使用一些课本以外的花哨语言。难道说，这就能算是我最初的创作吗？不能罢。我想说，那只是大自然和造物主对一颗童心的恩宠和赐予，而他则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感激和报答。这是一种自我兴奋的满足，一种心灵倾诉的需要。但这一举动却无意中提升了我的作文水平。也就在那前后——在我小学五年级（我读的是小学五年制）和初中一年级的时侯，我的作文开始脱颖而出，不仅常在本班朗读，还时不时被全年级所传看。其实，那些作文仅仅得益于我的小黄皮本里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妙处还深藏未露。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说不定那才是真正出自儿童手笔的“儿童文学”哩。只可惜它在“文革”抄家中弄得不知去向，现在每每想起这一点时，我的心头都仿佛被刺了一下。

在无言的自然美面前沉醉的同时，我又渴望和有灵性的小动物的进一步亲近和交流。显然，胸部发达而头脑简单的鹅们无法满足我的愿望。终于，在我十岁的那一年暑假，我突然拥有了一只小八哥和一条小黑狗。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养育和调教，小八哥羽毛丰满，出落得楚楚动人，并且相继完成了剪舌、修翅、练飞的程度，已经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口气飞出去几十米，但不管它落在屋檐下还是树梢上，只要我叫一声“飞燕”，它便会箭簇一般飞过来，先在我头上盘旋一圈，然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肩头上，转动着小脑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据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教它说话了……那条小黑狗我给它起名叫“赛虎”，此时已长得小屁股溜圆，刚刚褪去乳毛，新长出一身纯净的黑毛有如一匹绸缎油光水滑。它方头阔嘴，相貌堂堂。耳如削竹，说明它听力超群；鼻翼焦干，说明它嗅觉

机敏；它胸肌阔大腰身细长，前腿绷，后腿弓，是富有力量和擅长奔跑的特征；它尾如黄鳝，根粗梢尖，快速奔跑时水平摆直可减少阻力；尤为难得的是，它长长的舌头正中有一朵黑色的梅花！据说，这一切都证明它绝对是良种猎犬之后，出身名门，可成大器。我给它训练了几个诸如直立和跳咬食物的高难动作，也确已使它在全村的芸芸众狗中鹤立鸡群。大人们甚至郑重其事地来和我商量，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大雪过后，就可以把它放到田野上去追捕野兔，甚至带到远处的山里去打铳……那一段时间，不管我去放牛还是牧鹅，总是一鸟一狗，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有如哼哈二将，很有点威风凛凛的意思。回想起来，那是我童年时光中最愉快的日子。

暑期将了，当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将它们带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产生了逃学的念头。临到分手的那一天，它们似乎都有了预感，“飞燕”在门前树梢上叫个不停，有一种不祥之音；“赛虎”则尾随我一程又一程，怎么喝斥它也不回头。最后跟到了浮桥头上，送我的细叔用扁担下狠力在它左前腿上敲了一下，痛得它“汪汪汪”高叫却仍不肯掉头，用三脚伫立桥头目送着我，而我则是嚎啕大哭着踏上浮桥的……寒假，我回到故乡，它们果然都不见了。北风穿过厅堂侵入骨髓。大人小孩们闻声而来，支支吾吾而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飞燕”被大八哥们“拐”走了；“赛虎”则得了一种牙痛的古怪病，只能进水不能进食，熬了一个多月以后活活饿死了，现在就埋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我听得怦然心动，冥冥中忽如有所意会。我没叫没闹，只任双泪长流不止。我到菜园子里将那个土堆重培一遍，心想就权当把它们合葬于此。晚上，我在油灯下又摊开了小黄皮本，默默地流着泪将它们的故事记于其中。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只要我说起“飞燕”和“赛虎”，就禁不住泪眼汪汪。这时候，大人总会摇摇头转过身去，轻叹一口气说：这个伢儿，心事蛮重，情义蛮重。

长大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故乡的童年对于我有何等重要。我之所以能用一颗真纯的善心去亲和自然，去关爱生灵，首先是因为故乡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接纳了我，包容了我。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在冥冥中给我的童心以呵护，以滋养。至于父老乡亲们舐犊一般的深情，更是难以言表。只是慈祥长辈的照料、顽皮同伴的迁让，都因为我当时少不更事而浑然不觉，或者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在蜜罐里不知道甜”。更何况，人心与人心的交换，真情与真情的交流，只有在人生长途的跌宕、对比、反差中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出来。席卷而来的“文革”风暴，遽然将我从童年一步就推进了成年。家境的跌落和社会的变动，使我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我的童年抒情诗是舒缓的和延宕的，同时又是被猝然摧折和腰斩的，它像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因其空白才更显得余音缭绕，它给我抹上的生命底色，也因其巨大的反差而愈益放射出温暖而幽远的辉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经历了家事和国事的巨变和人生命运的转折，经历了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经历了炼狱之火的炙烤锻造，我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多种嘴脸：虚伪的、阴险的、丑恶的……在一次次人生搏击的奋起和挫折中，我也许逐渐地变得成熟了，老练了、圆滑了、世故了、狡猾了，甚至也修炼出了一副坚韧而冷峻的外壳。但是，我的心并未结上老茧，我的感情从未静如枯井，我初心未改，真情依旧。不管我的外表多么漠然和孤傲，其实骨子里依然和儿时一样脆弱而多愁善感。在长长的旅途上，我经常独自面对窗外幽美的风景或深邃的黑暗泪水潸然。我可以为黄果树瀑布的惊心动魄而流泪，我也可以为九寨沟溪水的寂寞无声而流泪；我可以为青藏高原上一头牦牛的孤独沉默而流泪，我也可以为西双版纳姑娘热烈纵情的泼水而流泪。酒桌上朋友间的几句肺腑之言，一首动情的陕北民歌，

都可以令我双眼模糊。我从来无法向人详述任何一件真正让我感动过的大事小情,因为往往刚一开头,我便哽噎无语,结果总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甚至在家里看电视,看根本无关生死无关命运或者毫无情节的电视,譬如“东方时空”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也常常看得热泪满面,至于奥运会期间,我的泪水几乎是伴随着每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徐徐升起。为了在爱人孩子面前掩饰窘态,我不得不装做咳嗽、打哈欠或者低头点火抽烟,以便悄悄擦去泪水……我为崇高、为悲壮、为正义、为坚强、为勇敢、为苦难、为怜悯、为一切真、善、美流泪。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悄悄地流泪——不只为伤心而流,更多为动心而流,为感动而流。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似乎我的心没有保护膜,它经不住轻轻地一碰。我为此感到过害臊,但从不感到可耻。而且,我有多么脆弱的一面就有多么刚硬的一面,有多么温和的一面就有多么严厉的一面,有多么宽容的一面就有多么激烈的一面。支撑这两极的张力,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一颗未泯的童心。

童心支撑了我的人生,也支撑了我的文学。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的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阐发,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

我曾努力追求过成为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却均未成正果,我最终做了一个批评家。在我的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我也学习过各

种主义各种理论和各种方法。但是,我批评、判断、鉴赏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出发点依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初心,或曰童心、爱心。

1996年10月6日深夜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载《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1期)

目 录

一、作家论

-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 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 3
- 诗歌的长青树
 - 李瑛诗歌道路五十年管窥 61
- 生命的沉入与升腾
 - 关于《金牧场》及张承志精神现象评价 66
- 天马行空
 - 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74
- 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
 - 柳建伟创作道路的回溯与前瞻 92
- 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
 - 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 111
- 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
 - 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 130
- 平凡军旅 真实人生
 - 作为晚生代军旅小说家的石钟山 144
- 魅人的梦想：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

——序李鸣生《飞向太空港》 149

□ 旋转在当代文学天空中的“雷达”

——关于雷达评论的提纲 158

二、作品论

□ 长篇小说:新的文学风向标

——以 1998 年的几部作品为主要考察个案 181

□ 半部杰作的咏叹

——朱苏进与《炮群》联想录 195

□ 深情于那方小小的“邮票”

——莫言小说漫评 219

□ 理性的张扬与遮蔽

——读韩少功《马桥词典》 225

□ “飞翔在历史缝隙间的快乐之鸟”

——读韩静霆长篇小说《孙武》 231

□ 刘宏伟在这里寻觅什么

——序《寻寻觅觅》 238

□ 在西部坚守

——序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244

□ 短有短的难处

——评张慧敏短篇三题兼谈短篇艺术 250

□ 战争巨片的探索与推进

——电影《大决战》第一、二部观后 260

□ 是大作,但不是精品

——论柳建伟《北方城郭》及其它 271

三、评 论

- 来一点鉴赏主义批评又何妨
——读“法朗士”偶思 299
- 1993:商海滔滔中的文学之舟
——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景观与前瞻 305
- 文学:在继承与借鉴中修炼正果
——'97 中国文坛回眸 315
- 散文的“散”与“文”
——我看当前的“散文热” 322
- 长篇小说的三个“误区”
——我看当前的“长篇热” 326
- 困境与突围
——我看当前的军旅文学 330
- “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
——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 336
- 军旅散文:迟开的花朵
——军旅散文五十年述略 343
- 铁板铜琶唱大风
——军旅诗歌五十年述略 351
- 《昆仑》和我们
——写在第一百期《昆仑》上面 360

四、理 论

- 文学生长点:在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
——以 90 年代的文学实践为主要背景 389